

達夫詩詞集

鄭子瑜編



星洲世界書局有限公司印行

達夫詩詞集

鄭子瑜編

星洲世界書局有限公司印行

達夫詩詞集

鄭子瑜編

星洲世界書局有限公司印行

星洲大坡大馬路二〇五號

南昌興記印務公司承印

香港德忌利士街四十二號

發行

吉隆坡世界書局

檳城世界書局

各地書局均有代售

定價港幣一元

子瑜先生正

曾因酒醉鞭名馬

生怕情多累美人

丁丑年春日

郁達夫

郁達夫先生遺墨

序

二十餘年前，郁達夫先生在北京，曾寫過一篇叫做「骸骨迷戀者的獨語」的文章，其中有一段說的是：

「講到了詩，我又想起我的舊式的想頭來了。目下流行着的新詩，果然很好，但是像我這樣懶惰無聊，又常想發牢騷的無能力者，性情最適宜的，還是舊詩；你弄到了五個字，或者七個字，就可以把牢騷發盡，多麼簡便啊！我記得前年生病的時候，有一詩給我女人說：

『生死中年兩不堪，生非容易死非甘；劇憐病骨如秋鶴，猶吐青絲學晚蠶。一樣傷心悲命薄，幾人憤世作清談；何當放棹江湖去，淺水蘆花共結庵。』

若用新詩來寫，怕非幾十行字不能說出呢！不過像那些老文丐的什麼詩選，什麼派別，我是不大喜歡的，因為他們的成見太深，弄不出真真的藝術作品來。」

文中所舉的一首律詩，大概是作於一九二四年，也許即是他開始作舊詩的第一首。他的作舊詩，我們可以明白是在無聊抑鬱之時要想解除抑鬱的一種窮開心的表現而已。但也正是這樣，才能弄得出「真真的藝術作品來」！你若無病呻吟，便不成其為詩。可是他的

意思，並不是說舊詩一定比新詩好，或者可以不必要有新詩，他在「談詩」一文裏已經詳細的說過了。

中國自五四運動開始，陳獨秀、胡適之諸公提倡新詩，推翻舊詩，一時繼起者，大有「風起雲湧」之概。他們的理由，以爲「詩的音節不能離開詩的意思而獨立的」，這，惟有新詩才可能做到；「唐宋詩人做的雙聲詩和疊韻詩，都只是遊戲，不是做詩。」這意見，頗博得當時一般青年們的贊同。但，同時，反對者却亦因此而起了。如章太炎先生的「答黃家樹書」就有這樣的話：

「白話詩原不始於今人，元明已往往有之；鄙人所反對者，在其無韻，不在其用白話，故以史思明櫻桃詩爲諧。大抵詩必永言，節奏既長而無韻以諧之，則聽之必不入耳，是古人無無韻之詩也。且詩果無韻，詠史即與史論不異；汎詠山川風景，敘述行路艱難，即與遊記不異。又何必名之爲詩也？」

這兩派的論調，都未免有把眼光放得太狹之嫌：前者的主張，以爲詩的音節是不能離開詩的意思而獨立，這是對的。不過古詩人所做的韻詩，却也似乎並不像他們所說的那麼無聊：只吊兒郎當地平平仄仄而已。他們仍舊是由「感於中而形於言」起的。蘇東坡的經字韻詩，雖至全篇都是雙聲疊韻，我們也沒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證明他「不是做詩」。因爲

他到底還有「內容」在。愚意以爲做詩只要能够緊緊地抓住題材，無論形式上怎樣弄巧，仍不失其爲詩。穿着漂亮的服裝而「胸無成竹」者，的確不乏其人；但我們却不該一看到穿着漂亮的服裝者，便斷定他必「胸無成竹」。這理由至爲明顯。唐宋詩詞所以至今尙傳誦不朽者，也就是這個道理。至於後者的說法，以爲「詩必永言」，「節奏既長而無韻以諧之，則聽之不入耳」，所以主張「詩必有韻」，而反對白話詩的無韻。其實，白話詩也自有「有韻」者在，正如以前「詩經」「楚辭」，也有用白話做韻文的一樣。康白情先生在「新詩的我見」一文裏說：「新詩和舊詩，是從形式上分別的。」郁達夫先生的「談詩」，更有這樣的談到：

「中國的舊詩，限制雖則繁多，規則雖則謹嚴，歷史是不會中斷的。過去成績，就是所謂遺產，當然是大家所樂爲接受的，可以不必再說；到了將來，只教中國的文字不改變，我想著着洋裝，喝着白蘭地的摩登少年，也必定要哼哼唧唧地唱些五個字或七個字的詩句來消遣，原因是音樂的份子在舊詩裏爲獨厚。」

就是因爲這樣，中國今代的詩壇，自從胡適之的「嘗試集」出版到了現在，新詩固然逐漸的發展，舊詩却也並不因此而中斷。兩者並存，毫無相礙。新詩暫且不談；就舊詩來說，中國現代的作家，最喜歡哼哼唧唧的，而且最能感動讀者的，當推郁達夫。

達夫先生的詩 受黃仲則的影響甚深，而他的「辛酸」或尤甚於仲則。至其縱橫的才華，瀟灑飄逸的神韻，則尤非仲則所能及。自來批評家但責達夫頹廢浪漫，却不知他在感傷淒麗之餘，亦有嚴肅悲憤慷慨之致。「泥馬縱驕終少骨，坑灰未冷待揚塵，」「未必臨危艱一死，多因無奈顧橫波，」「鳳凰浪跡成凡鳥，精衛臨淵是怨禽，」「一死何難仇未復，百身可贖我奚辭？」「天意似將頒大任，微軀何厭忍飢寒？」可見一斑。

不料這位才華絕代的詩人，竟於前年九月十七日被日憲兵殺害於蘇門答臘，這是最堪痛惜的一回事！達夫先生於一九三五年所作的四十言志詩，中有句云：「但求飯飽牛衣暖，苟活人間再十年。」竟已成讖！現在我來編訂他的詩集，並沒有什麼派別和成見，只是爲着要使得今人或後人的欣賞和研究之便罷了。

我得感謝葉國慶、黃典誠、王斤役諸兄，因爲承他們的擡掇和幫忙，這書得以早日問世。達夫先生生前在祖國時所作的詩詞，已大備於是；但可惜他於民國廿八年僑居星洲時所作的「毀家詩」二十餘首，以及其餘南渡後諸作，搜集尙未完備。希望郁先生的知友們不吝賜助，使將來再版時能見全璧！

一九四七年七月抄鄭子瑜序於南洋之峇東山下。

再版的話

「達夫詩詞集」的編輯，遠在十七八年前就開始了的。

一九三六年小除夕，達夫先生到了廈門，看見我的時候，知道我正在輯集他的詩詞，告訴我如果輯集竣事，可以寄到台北帝國大學的神田喜一郎教授那裏去出版，因為神田也是酷愛他的詩詞而且準備印行他的詩詞集的。

後來我把稿子編好寄去，神田遲遲沒有把它出版，可是上海的「辛報」却已經將我編印「達夫詩詞集」的消息加以報導，引起了「談新文人舊詩詞」的討論來了。

不久，大和民族所謂的「支那事變」發生了，「達夫詩詞集」的原稿也就不知下落。

達夫被暗害（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七日）以後，我深惜舊編之不可復得，於是又從舊書報雜誌上致力於達夫的遺詩遺詞之搜輯；因為我僻處人煙稀少的北婆羅洲，既缺少文友的幫助，又沒有搜集的便利，所以費了兩年多的光陰，只能搜到了八十餘首。幾經接洽，才於一九四八年六月得到廣州宇宙風社的同意，和我合資出版。

「達夫詩詞集」初版只五百冊，大多分贈給國內外的友好，極少賣錢，因為我們意在

紀念達夫，而不在於牟利。可惜錯漏的字太多，排印技術亦極拙劣，各方來信，以及各地報紙對於拙編的批評，多表示不滿；有的說五號字兩句一行，不如改用四號字直行排，既省篇幅，又較為醒目；有的說所收的詩詞太少……而前「大風」主編陸丹林來信，則謂達夫「毀家詩紀」最為珍貴，原稿尚在他手中，擬於相當機緣時謀與彙編出版。

稍後，上海方面傳來消息，說是「達夫全集」已由郁先生公子郁飛進行編輯，將由北新書局出版；可是「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從此再也沒有下文了。

達夫逝世至今已近八年了，還未曾看見紀念達夫的專編出版，文人身後的蕭條，也就可以想見了。近五年來——「達夫詩詞集」初版問世到現在——我繼續不斷的搜輯達夫的遺詩遺詞，幸蒙歐陽純、張明慈、許聰思、許允之諸先生的幫助，又得了數十首（包括那珍貴的「毀家詩紀」及南渡後諸作在內），連初編所收的，計約一百二十首，總算近於全璧了。魯迅先生說過：「一個人如果還有友情，那麼，收存亡友的遺文真如捏着一團火，常要覺得寢食不安，給它企圖流布的。」（序「孩兒塔」）於是，我急急把增訂的「達夫詩詞集」拿來再版。

達夫的時代是過去了，也應該讓它過去了。

一九五三年七月十四日 鄭子瑜識於南洋。

三版前記

「達夫詩詞集」於一九四八年六月由廣州宇宙風社初版，一九五四年二月改由香港現代出版社再版，現在又要三版了。

這回所加入的，有「遺詩補輯」八首。其中「寄友」「席上口占」二首，錄自「革命家詩鈔」，乃達夫先生於一九二一年在日本所作者；又「遊旅西京」一首，係黃火若兄所抄贈者，亦作於是年，均較「病中示內」（作於一九二四年）爲尤早。我在序文中說「病中示內」是達夫最早的一首舊詩，現在非加以更正不可了。

題王薇子「秋風馬背圖」一首，作於一九三三年，從何處抄錄而來，已不記得了。「南天酒樓錢映霞」二首，錄自南洋商報「商餘」副刊方達先生「郁達夫舊詩補」一文，二版時曾附印於書末，今收入「遺詩補輯」中。

題徐悲鴻畫二首，是韓槐準、張明慈二先生所抄贈的。據明慈先生云：達夫「檳城三

宿記中」一文，有遊極樂寺詩，惜無由獲得爲憾耳。

「達夫詩詞集」出版後，似乎不止一次的在星港的報紙雜誌上，看到類似這樣的評語：這書編輯雖不算精，可是自從達夫逝世之後，達夫生前的友好，編輯其遺著以留紀念的東西，還只有這薄薄的一冊而已。這一方面可見文人身後的蕭條，一方面也鼓起了我將此書再版三版的勇氣。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六日鄭子瑜識於星洲。

四版弁言

「達夫詩詞集」於一九五五年再版之後，兩三年來，我又從各方的書報上及友朋處續輯了達夫的遺詩二十餘首，連原來所有的，計輯達夫詩詞一百五十餘首了。達夫所作詩詞，大都隨錄隨失，並未全部發表過，故搜集自亦不大容易。這回加入的遺詩二十餘首，大半是從星洲兩大報的副刊抄錄出來的（中以李冰人先生所輯的爲最多），溫梓川先生編的「達夫南遊記」，也著錄數首。此外，連士升先生爲從友人處錄得「題趙少昂畫虎」一首，黃葆芳先生爲錄題畫二首，歐陽純先生爲從張明慈先生處抄來「登檳城升旗山」二首，但可惜「遊極樂寺」詩還沒有能够找到。「登檳城升旗山」二首，達夫曾以寫贈黃曼士先生，施香沱先生爲錄其跋語如下：「巳卯春日，因事去檳城，登升旗山頂，遇霧，亦見盆菊，大似中原景色也。」

本書四版，適逢達夫遇難十二周年，就以此作爲對亡友的十二年祭吧。

一九五七年十月二日 鄭子瑜識於星洲。

目次

一、七言律詩廿三首（附郁曼、胡邁各一首）	一
二、七言絕詩六十一首（附于右任、趙龍文各一首）	一〇
三、五言律詩一首	二七
四、五言絕詩二首	二八
五、五言古詩一首	二九
六、詞五闕	三〇
七、毀家詩紀（內詩詞二十首）	三三
八、亂離雜詩十一首	四二
九、遺詩補輯八首	四六
一〇、遺詩續輯廿三首	四九
一一、附錄：談郁達夫的南遊詩（鄭子瑜在南洋學會的演講辭）	五四
讀鄭編「達夫詩詞集」後（遠觀）	六六

七言律詩〔廿三首〕

病中示內

生死中年兩不堪，生非容易死非甘，劇憐病骨如秋鶴，猶吐青絲學晚蠶，一樣傷心悲命薄，幾人憤世作清談，何當放棹江湖去，淺水蘆花共結庵。（一九二四年作，錄自「骸骨迷戀者的獨語」。）

釣台題壁

不是樽前愛惜身，佯狂難免假成真，曾因酒醉鞭名馬，生怕情多累美人，劫數東南天作孽，雞鳴風雨海揚塵，悲歌痛哭終何補，義士紛紛說帝秦。（一九二九年秋作，錄自「釣台的春晝」。）

過岳墳有感時事

北地小兒耽逸樂，南朝天子愛風流，權臣自欲成和議，金虜何嘗要汴州，屠狗猶拚弦下命，將軍偏惜鏡中頭，饒他關外童男女，立馬吳山志竟酬。（一九三二年十月六日作，錄自「水明樓日記」。）

登南高峯

病肺年來慣出家，老龍井上煮桑芽，五更衾薄寒難耐，九月秋遲（或作「山深」）桂始花，香暗時挑圍裏夢，眼明不吃雨前茶，題詩報與朝雲道，玉局參禪興正賒。（一九三二年十月七日腹稿，八日成，錄自「滄州日記」。）

步何詩人半山娘娘廟題壁原韻

春愁如水刀難斷，村釀偏醇醉易狂，笑指朱顏稱白也，亂拋青眼到紅妝，上方鐘定夫人廟，東廊詩成水部郎，看遍野梅三百樹，皋亭山色暮蒼蒼。（一九三四年春作，錄自「皋亭山」。）

出昱嶺關

盤旋曲徑幾多灣，歷盡千山與萬山，外此更無三宿戀，西來又過一重關，地傳洙泗溪爭出，俗近江淮語略蠻，祇恨征車留不得，讓他桃李領春寒。（一九三四年四月一日暮色蒼茫中作，錄自「出昱嶺關記」。）

乙亥元日讀陳龍川集有感時事

大地春風十萬家，偏安原不損繁華，輸降表已傳關外，冊帝文應出海涯，北闕三書終失策，暮年一第亦微瑕，千秋論定陳同甫，氣壯辭雄節較差。（一九三四年作，錄自「寂寞的春朝。」）

海上候曼兄不至回杭後得牯嶺遣暑來詩步原韻奉答並約於重九同去富陽

「語不驚人死不休」，杜陵詩只解悲秋，竭來夔府三年住，未及彭城百日留，爲戀湖山傷小別，正愁風雨暗高樓，重陽好作茱萸會，花萼江邊一夜遊。（一九三四年九月作，錄自「秋霖日記。」）

附曼兄原作——乙亥遣暑牯嶺